

花月痕

「清」眠鹤主人 编次

中国禁毁小说壹佰壹拾部

时代文艺出版社



导 读

《花月痕》，一名《花月姻缘》，存十六卷五十二回，约三十余万字。原题“眠鹤主人编次、栖霞居士评阅”。眠鹤主人即作者魏子安，一名魏秀仁，字伯肫，福建侯官人，曾在太原知府家作馆。有清光绪十四年（1888）闽双笏庐原刻本，题为《花月痕全书》，每回有栖霞居士眉批及回后评语；光绪十九年上海书局排印本，题《花月姻缘》；又有育文书局石印本等。

这是清代章回体白话长篇小说，其主要内容是叙述韦痴珠与刘秋痕、韩荷生与杜采秋两对才子与名妓的爱情故事。

韦痴珠，是东越人，自十九岁领乡荐后，游历大江南北，激昂、凄侧兼而有之。他志远才高，但“文章憎命，对策既摈于主司，上书复伤乎时政”，以至沦落天涯。这一日，韦痴珠和随从秃头往锦秋墩来，刚到花神庙门口，迎面一群人，当头一美少年，面若冠玉，唇若涂朱，目光眉彩，奕奕

花月痕

动人。正是才子韩荷生，此行正是明经略请去平定回匪。

两人擦肩而过，痴珠只见到荷生诗文，深为佩服。次日，荷生起身，偶到长新店，又见到痴珠的诗文，两人未曾谋面，先见其诗，均欲一睹风采。

韩荷生此去太原，协同经略，第一仗即大胜回匪，在庆功宴上见到本年度花选中荣登前十名的妓女，尤其是压在煞尾即第十名的刘秋痕，深感她的美艳，不免推翻花案，刘秋痕重排第一。

雁门有一才女杜采秋，仰慕韩荷生的诗才，韩荷生更爱其美貌，二人心心相印，一见倾心。荷生、采秋二人用诗互表心意，小人妒之，挑拨离间。恰值韩荷生几日来军务繁忙，忽听杜采秋所在愉园有原士规等另一班人请客。荷生误认是杜采秋移情原士规，写下诗句送与采秋要斩断情根。幸亏采秋讲明原由，二人言归于好。

再说韦痴珠此次访友，路上得病，去太原看病。巧遇自己幼年时的好友田宛兰，她的丈夫李乔松，任总兵职位，就聘请痴珠。适值痴珠病好了，在宴席上和韩荷生相遇，两人相见恨晚，结为好友。痴珠也在李总兵的宴席上和秋痕相识，一个才子，一个佳人，二人更是两情相悦，两心相印。一日分别，秋痕落后，送痴珠一物，待痴珠展开，看是一块翡翠的九龙佩，即拴在腰间。又回赠定情之物，两人从此更是恩恩爱爱。然而痴珠为异乡孤客，无力援救秋痕跳出娼门苦海。秋痕在春院里多次遭到虐待侮辱，仍然对痴珠忠贞不渝，后来要自尽，被婢女救下。又有奸人挑拨秋痕、痴珠，秋痕道明原委，两人又言归于好。

好景不长，痴珠家遭变故，忧伤不已，不久病死，秋痕

也殉情而死。

而痴珠好友韩荷生才兼文武，以平寇有功，得朝廷封侯，与并州名妓杜采秋终成眷属，最后携艳妾美婢，衣锦还乡。

这是一部狭邪小说，所谓狭邪小说，就是描写妓女生活的小说。它虽触及到当时社会的肮脏、丑恶，但只是一味地暴露谴责，缺乏理想的光影。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这一类小说“自谓伶人有邪正，狎客亦有雅俗，并陈妍媸，固犹劝惩之意，其说与明人之凡为‘世情书’略同。”《花月痕》也没有摆脱才子佳人的俗套。

书中有少量有关情欲的描写，所以被清政府查禁。

(青 叶)

目 录

第 一 回	蚍蜉撼树学究高谈 花月留痕稗官献技	 (1)
第 二 回	花神庙孤坟同洒泪 芦沟桥分道各扬镳	 (5)
第 三 回	忆旧人倦访长安花 开钱筵招游荔香院	 (11)
第 四 回	短衣匹马岁暮从军 火树银花元宵奏凯	 (20)
第 五 回	华严庵老衲解神签 草凉驿归程惊客梦	 (28)

花月痕

- | | | |
|---------|----------------------|-------------|
| 第 六 回 | 胜地名流楔修上巳
金樽檀板曲奏长生 | (37) |
| 第 七 回 | 翻花案刘梧仙及第
见芳谱杜采秋束装 | (45) |
| 第 八 回 | 吕仙阁韩荷生遇艳
并州城韦痴珠养痾 | (55) |
| 第 九 回 | 男争水阁太史解围
邂逅离斋校书感遇 | (62) |
| 第 十 回 | 两番访美疑信相参
一笑倾心言如旧见 | (69) |
| 第 十 一 回 | 接家书旅人重卧病
改诗句幕府初定情 | (77) |
| 第 十 二 回 | 宴水榭原士规构衅
砸烟灯钱同秀争风 | (86) |
| 第 十 三 回 | 中奸计凌晨轻寄柬
断情根午夜独吟诗 | (94) |
| 第 十 四 回 | 意绵绵两阙花魂词
情脉脉一出红梨记 | (101) |

第十五回	诗绣锦囊重圆春镜 人来菜市独访秋痕	(113)
第十六回	定香榭两美侍华筵 梦游仙七言联雅句	(123)
第十七回	仪凤翱翔豪情露爽 睡鸳颠倒绮语风生	(134)
第十八回	冷雨秋深病怜并枕 凉风天末缘证断钗	(145)
第十九回	送远行赋诵哀江南 忆旧梦歌成秋子夜	(155)
第二十回	陌上相逢拏帷一笑 溪头联步邀月同归	(167)
第二十一回	宴仲秋觞开彤云阁 销良夜笛弄芙蓉洲	(178)
第二十二回	秋华堂仙眷庆生辰 采石矶将军施巧计	(191)
第二十三回	帘卷西风一诗夜课 云横秦岭千里书来	(202)

花月痕

第二十四回	三生冤魄孽海生波 九死痴魂寒宵割臂	(213)
第二十五回	影中影快谈红楼梦 恨里恨高咏绮怀诗	(221)
第二十六回	彤管生花文章有价 围炉煮雪情话生春	(232)
第二十七回	痴婢悔心两番救护 使君高义一席殷勤	(242)
第二十八回	还玉佩愁书生受赚 讨藤镯慧太岁招灾	(253)
第二十九回	消寒小集诗和梅花 偕老卜居园游柳巷	(262)
第三十回	看迎春俏侍儿遇旧 祝华诞女弟子称觞	(272)
第三十一回	离恨羁愁诗成本事 闲情逸趣帖作宜春	(284)
第三十二回	秋心院噩梦警新年 寥云楼华灯猜雅谜	(293)

第三十三回	丽句清词三分宿慧 花香灯影一片艳情	(301)
第三十四回	汾神庙春风生麈尾 碧霞宫明月听昆弦	(308)
第三十五回	须眉巾帼文进寿屏 肝胆裙钗酒阑舞剑	(316)
第三十六回	一声清磬色界归真 百转柔肠情天入幻	(326)
第三十七回	延推岳荐诏予情銜 风暖草熏春来行馆	(333)
第三十八回	荃莒无灵星沉婺女 棣华遽折月冷祗园	(341)
第三十九回	燕子覆巢章台分手 雁门合镜给事班师	(347)
第四十回	意长缘短血洒鹃魂 人去影留望穷龟卜	(353)
第四十一回	焦桐室枯吟索别恨 正定府沥血远贻书	(361)

花月痕

- 第四十二回 联情话宝山营遇侠 (369)
痛惨戮江浦贼输诚
-
- 第四十三回 十花故事肠断恨人 (376)
一叶惊秋神归香海
-
- 第四十四回 一霎火光移除蝉蜕 (385)
廿年孽债魂断雉经
-
- 第四十五回 竹竿岭旧侣哭秋坟 (393)
枞阳县佳人降巨寇
-
- 第四十六回 求直言梅翰林应诏 (400)
复得郡欧节度策勋
-
- 第四十七回 李谿如匹马捉狗头 (408)
颜卓然单刀盟倭目
-
- 第四十八回 桃叶渡萧三娘排阵 (418)
雨花台朱九妹显灵
-
- 第四十九回 舍金报母担粥赈饥 (427)
聚宝夺门借兵证果
-
- 第五十回 一枝画戟破越沼吴 (435)
八面威风靖江镇海
-

目 录

第五十一回	无人无我一衲西归 是色是空双棺南下	(443)
第五十二回	秋心院遗迹话故人 花月痕戏场醒幻梦	(451)

第一回

蚍蜉撼树学究高谈

花月留痕稗官献技

情之所钟，端在我辈。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性也；情字不足以尽之。然自古忠孝节义，有漠然寡情之我乎？自习俗浇薄，用情不能专一，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且相率而为伪，何况其他？乾坤清气间留一二情种，上既不能策名于朝，下又不获食力于家，徒抱一往情深之致，奔走天涯。所闻之事，皆非其心所愿闻而又不能不闻，所见之人，皆非其心所愿见而又不能不见，恶乎用其情。请问看官：渠是情种，砉然坠地时便带有此一点情根，如今要向何处发泄呢？吟风啸月，好景难长；玩水游山，劳人易倦。万不得已而寄其情于名花，万不得已而寄其情于时鸟。窗明几净，得一适情之物而情注之，酒阑灯灺，见一多情之人而情更注之。

这段话从那里说起？因为敝乡有一学究先生，姓虞号耕心，听小子这般说，便拂然道：“人生有情，当用于正。陶靖节《闲情》一赋，尚贻物议，若舞衫歌扇，转瞬皆非，红粉青楼，当场即幻，还讲什么情呢？我们原不必做理学，但生今之世，做

花月痕

今之人，读书是为着科名，谋生是为着妻子。你看那一班潦倒名士，有些子聪明，偏做出怪怪奇奇的事，动人耳根，又做出落落拓拓的样，搭他架子，更有那放荡不羁，傲睨一切，偏低首下心，作儿女之态，留恋勾栏中人，——你想，他们有几个梁夫人能识薪王？有几个关盼盼能殉尚书？大约此等行乐去处，只好逢场作戏，如浮云在空，今日到这里，明日到那里，说说笑笑，都无妨碍，不要拖泥带水，纠缠不清才好呢。你说什么情种，又是什么情根，我便情田也要踏破，何从留点根，留点种呢？”

小子笑道：“先生自知甚明，教人也还踏实，只是将情字径行抹煞。试想：枯木逢春，萌芽便发；生公说法，顽石点头。无论是何等样人，比木石自然不同，如何把人当个登场傀儡？古人力辩‘情’、‘淫’二字，如泾渭分明，先生将情田踏破，情种情根一齐除个干净。先生要行什么乐呢？小子不敢说，求先生指教罢。”

学究勃然怒道：“你讲什么话？先王‘人情以为田’，这‘情’字你竟认作男女私情看么？”

小子嗤的一笑道：“先生，你怎的不记得上文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呢？大抵人之良心，其发见最真者，莫如男女分上。故《大学》言诚意，必例之于‘好色’，《孟子》言舜之孝，必验之于‘慕少艾’。小子南边人，南边有个乐部，生用真男，旦用真女，燃椽烛，铺红氍毹，演唱《醒妓》、《偷诗》等剧，神情意态，比寻常空中摹拟，强有十倍。今人一生将真面目藏过，拿一副面具套上，外则当场酬酢，内则迺室周旋，即使分若君臣，恩若父子，亲若兄弟，爱若夫妇，谊若朋友，亦只是此一副面具，再无第二副更换。人心如此，世道如此，可惧可忧。

第一回

读书人做秀才时，三分中却有一分真面目。自登甲科，入仕途，蛇神牛鬼，麀至沓来，看官听着，小子说‘今人只是一副面具’，如何又说出许多面目来？须知喜怒威福，十万副面具只是一副铜面具也。一然则生今之世，做今之人，真面目如何行得去呢！你看真面目者，其身历坎坷，不一而足。即如先生所说那一班放荡不羁之士，渠起先何曾不自检束。读书想为传人，做官想为名宦？奈心方不圆，肠直不曲，眼高不低，作此文章不中有司绳尺，言语直触当事逆鳞，又耕无百亩之田，隐无一椽之宅，俯仰求人，浮沉终老，横遭白眼，坐困青毡。不想寻常歌伎中，转有窥其风格倾慕之者，怜其沦落系恋之者，一夕之盟，终身不改。幸而为比翼之鹣，诏于朝，荣于室，盘根错节，脍炙人口；不幸而为分飞之燕，受谗谤，遭挫折，生离死别，咫尺天涯，赏恨千秋，黄泉相见。三生冤债，虽授首于市街，一段痴情，早销魂于蓬颗。金焦山下，空传瘞鹤之铭；鸚鵡洲边，谁访玉箫之墓！见者酸鼻，闻者拊心，愚俗无知，转成笑柄。先生，你道小子此一派鬼话，是凭空杜撰的么！”

小子寻亲不遇，流落临汾县姑射山中，以樵苏种菜为业，五年前，春冻初融，小子锄地，忽地陷一穴，穴中有一铁匣，内藏书数本，其书名《花月痕》，不著作者姓氏，亦不详年代。小子披览一过，将俟此中人传之。其年夏五，旱魃为虐，赤地千里。小子奉母避灾太原，苦无生计，忽悟天授此书，接济小子衣食。因手抄一遍，日携往茶坊，敲起鼓板，赚钱百文，负米以归，供老母一饱。书中之是非真假，小子亦不知道。但每日间听小子说书的人，也有笑的，也有哭的，也有叹息的，都说道：“书中韦痴珠、刘秋痕，有真性情；韩荷生、杜采秋、李谡如、李夫人，有真意气。即劣如秃僮、傻如跛婢、戇如屠户、懒如酒

花月痕

徒，淫如碧桃，狠如肇受，亦各有真面目，跃跃纸上。”可见人心不死，臧获亦剥果之可珍，直道在民，屠沽本英雄之小隐。至如老魅焚身，鸡栖同烬；妖魔荡影，兔脱遭擒；鼯鼠善缘，终有技穷之日；猢猻作剧，徒增形秽之羞，又可见天道循环，无往不复。冤有头，债有主，愿大众莫结恶缘。生之日，死之年，即顾影亦惭清夜。小子尝题其卷首云：

有是必有非，是真还是假。

谁知一片心，质之开卷者！

今日天气晴明，诸君闲暇无事，何不往柳巷口一味凉茶肆，听小子讲《花月痕》去也。其缘起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花神庙孤坟同洒泪

芦沟桥分道各扬镳

京师繁华靡丽，甲于天下，独城之东南，有一锦秋墩，上有亭，名陶然亭，百年前水部郎江藻所建。四围远眺，数十里城池村落尽在目前，别有潇洒出尘之致。亭左近花神庙，编竹为墙，亦有小亭，亭外孤坟三尺，春时葬花于此，或传某校书埋玉之所。那年春闱榜后，朝议举行鸿词科，因此各道公车，迟留观望，不尽出都。

此书上回所表韦痴珠，系东越人，自十九岁领乡荐后，游历大江南北，西登太华，东上泰山。祖上稚气概激昂，桓子野性情凄惻，痴珠兼而有之。文章憎命，对策既摈于主司，上书复伤乎执政。此番召试词科，因偕窗友万庶常，同寓圆通观中，托词病暑，礼俗士概屏不见。左图右史，朝夕自娱。光阴易度，忽忽秋深，乡思羁愁，百无聊赖。忽想陶然亭地高境旷，可以排拓胸襟，也不招庶常同往，只带随身小童一名唤秃头，雇车出城，一径往锦秋墩来。遥望残柳垂丝，寒芦飘絮，一路倒也爽然。

花月痕

不一会，到了墩前，见有五六辆高鞍车，歇在庙门左右。秃头已经下车，取过脚踏，痴珠便慢慢下车来，步行上墩。刚到花神庙门口，迎面走出一群人，当头一个美少年，服饰甚华，面若冠玉，唇若涂朱，目光眉彩，奕奕动人。看他年纪，不过二十余岁，随后两人，都有三十许，也自举止娴雅。前后四个相公跟着，说说笑笑。又有一个小僮，捧着拜匣。痴珠偕秃头闪过一边，举目瞧那少年，那位少年也将痴珠望了一望，向前去了。

痴珠直等那一群人都出了门，然后缓步进得门来，白云锁径，黄叶堆阶，便由曲栏走上。见殿壁左厢，墨沉淋漓，一笔苏字草书，写了一首七律。便念道：

云阴瑟瑟傍高城，闲叩禅扉信步行。水近万芦吹絮乱，天空一雁比人轻。疏钟响似惊霜早，晚市尘多匝地生。寂寞独怜荒冢在，埋香埋玉总多情！

痴珠看了一遍，叹道：“这首诗高华清爽，必是起先出门那位少年题的。”再看落款，是“富川荷生”，也不知其姓名。正自呆想，只见一个沙弥从殿后走出来，痴珠因向前相见，随问他：“可认得题诗这人？”沙弥道：“这位老爷姓韩，时常来咱们这里逛，陶然亭上也有他题的诗，却不知道官名住宅。”痴珠道：“这首诗好得很，是个才子之笔。你对汝师父讲，千万护惜着，别涂抹了。”沙弥答应了，便随痴珠迤迤上陶然亭来。满壁琳琅，痴珠因欲读荷生的诗，且先看款。忽见左壁七律一首，款书“春日招芝香、绮云、竹仙、稚霞诸郎，修楔于此。”后面书“荷生醉笔”四字，不禁大笑。便朗吟道：